

下期預告：吳仲賢（七〇年代編輯）的挪威通訊

小思：日影行

那是一股暗流

古老的學中國，現代的學西洋，這些湊合起來，便變成了日本自己的東西。

當旅遊車離開羽田機場，朝東京市區進發的當兒，我便打點精神向車窗外望，因為對於偌大的一個國際都市，實在很難利用兩天時間，去看它的全面，那只好從小的「一點」着眼。雖然這會犯上「以偏概全」的毛病，但我還得安慰自己，希望用得上一句「見微知著」！

車子經過多層的高速公路，進入市區已經是黃昏時份，酒店附近的街道上，竟然冷清清，行人也沒多一個，嚇得我只走了一個街口，便跑回酒店去跟大隊，因為那著實太不像想像中的都市了。後來，我才弄清楚，住的地方叫神田，不是鬧市所在地，但卻是著名的文化區，就在酒店的幾街之隔，便是中日讀書人必到的神保町舊書店集中地，那兒有舊日北京琉璃廠的味道，出售的中國線裝古籍也不少，不去逛一趟是大損失。日本居然有許多中國古籍出賣，不論愛不愛書的中國人，都值得跑去看看究竟。可惜當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，已經是離開東京的前一個晚上，於是平白便錯過了大好機會，這損失使我十分不開心！

經過令我吃驚的龐大地下市區和系統井然的地下鐵後，我們到了旅客必到的銀座，去看那眩目的夜市。其實，也稱不上什麼夜市，因為除了飲食店外，其他商店六時左右便休息了，可是，行人和活動霓虹，依舊把銀座市面烘托得十分熱鬧。銀座給我的印象，彷彿是日本新潮人物的集散地。街頭滿是行行企企的青年人，他們的打扮真要令香港的新潮人物低首稱臣。那天晚上，我除了看見無數為人看相的小攤子外，還看見一個長髮披肩的男孩子，彈着吉他，向路人兜售他自己的詩集。單看了這些，銀座——它簡直是個洋式大拼盆，毫無日本特色，加上瞥見街道上偶然也飄飛着幾片廢紙垃圾，我竟然天真地希望從前的是「傳聞失實」，日本也不過如此而已。可是，往後的旅程中所見，證明了我這個想法是錯誤的，因為整個日本，可以說表面沒有什麼叫做特色，它學人家的東西，實在學得太像樣——古老的學中國，現代的學西洋，但這些湊合起來，便變成了日本自己的東西。而所謂特色卻存在每一個日本人身上，只為那是一股暗流，早混在大和民族的血液裏。每次，我看見日本人乖乖的在排隊、聽候領隊的指示；母親帶着孩子上博物館、動物園、水族館；穿着全副旅行裝備的、健康的青年人……便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日本特色，而且令我

我有些悚然！
那夜，在回程的地底火車上，日本乘客都默默在看書看報，有時也會出奇地抬起頭來看我們這羣中國人——因為，不足二十人的小小隊，嘩啦嘩啦的由車的一端大叫到另一端，又爭先恐後的擠來擠去，實在很難叫人不多看一眼！（二）